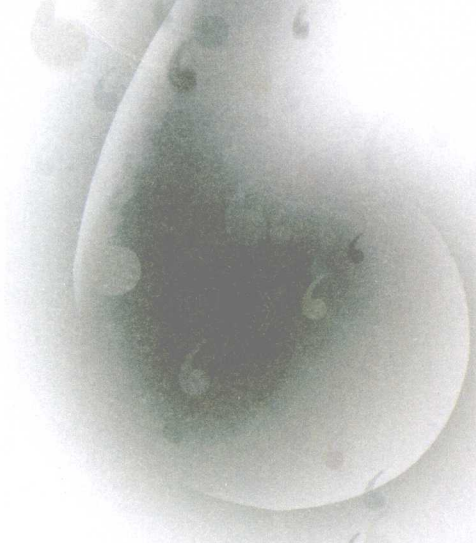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天上的眼睛

◎ 云南省作家协会编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天上的眼睛 / 杨红昆主编. — 昆明: 云南民族出版社,  
2007.9

(云南作家文库)

ISBN 978-7-5367-3910-9

I. 天… II. 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 
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45014 号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责任编辑  | 姜雯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特邀校对  | 李 明 王月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装帧设计  | 傅韶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版发行  | 云南民族出版社<br>(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邮编: 650032) |
| 邮 箱   | ynbook@vip.163.co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制   | 云南民族印刷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 | 889mm×1194mm 1/3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总 印 张 | 101.1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总 字 数 | 2150 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 |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次   | 2007 年 9 月第 1 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总 印 数 | 0001~1000 (套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总 定 价 | 310.00 元 (全 14 册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书 号   | ISBN 978-7-5367-3910-9/I·786                |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|
| 北方，北方 .....   | 夏天敏 ( 1 )  |
| 父亲的疆场 .....   | 刘广雄 ( 36 ) |
| 子 弹 .....     | 张庆国 ( 72 ) |
| 天上的眼睛 .....   | 黎小鸣 (127)  |
| 割不断的苦藤 .....  | 吕 翼 (173)  |
| 母 土 .....     | 陈洪金 (225)  |
| 猎手的距离 .....   | 存文学 (261)  |
| 飞翔的火鸟 .....   | 刘平勇 (300)  |
| 我们的昆洛公路 ..... | 杨 杨 (342)  |

# 北方，北方

夏天敏

在老城墙根儿的一座大杂院里，我见到了舅奶奶。

这是一座怎样的大杂院呵，走过一段长长的通道，就是天井，天井里堆满了坟似的煤堆，天井就杂乱成一座乱坟园了。这是小城的一道风景，那时煤紧缺，每家弄了煤，忙着屯积起来，这种煤是面煤，和了水和泥，堆成山头，山头上有鸡盘旋，有鸡卧晒，也有鸡在引颈长鸣。我和祖母走过的时候，一只鸡正刨着什么，煤灰和鸡毛飘了我一头一脸，一粒煤渣掉进了我的眼，我立即看不见东西，狠命地揉起眼来。祖母在煤堆的通道里停下来，她气呼呼地轰鸡，那鸡却不怕，在煤堆上仇视着她。红红的小眼很有鄙夷的味道。祖母蹲下来，用手掰开我的眼，很细心地吹起来，沙终于吹掉了，流了一阵泪，我却能看见东西了。祖母叹口气，这哪是人住的地方。

走过煤堆，祖母牵着我的手，爬上了一道陡陡的石阶，石阶已残损，却看得出当年的气派。在石阶上，又是一排房子，南方的房子都有深深的檐，这座房子的檐也是深深的。檐下有两口巨大的石缸，据祖母说是栽荷花的，现在却装满垃圾。檐前立着几架打草席的架子，地下堆满稻草和草绳，顺着墙边立着一排已经打好的草席，一群穿着裤衩的娃娃在草堆里胡闹，几个女人一边吆喝一边不停地打草席。看见我们来，有人说北方婆，你亲戚来了。我们穿过打草席的人，走进堂屋侧边的门，在黑黑的门前站

了一会，才看清有个女人正佝偻着腰在搓草绳，祖母说淑娴，你孙子看你来了。女人悠悠地抬起头，然后站起来，她缓缓走过来，快走过我身边的时候，步伐快了起来，几乎是小跑，她一把搂过我的头，紧紧地抱在怀里，搂得我几乎透不过气来，我闻到了一股难以说清的味道，既是酸臭的又是微香的很奇妙的味道，接着，这个我叫舅奶奶的女人蹲下来，两眼紧紧地盯着我看，看了一阵，长叹一声，她在我脸上亲了又亲，沾了很多涎水在我脸上，弄得我很不舒服。

祖母和舅奶奶让我出去玩，她们坐在幽暗的稻草上说着什么。我不愿出去，我怕这个杂乱肮脏的环境，我在稻草的另一角坐下，低着头寻找稻草上残留的谷粒，我看见祖母和舅奶奶拉着手小声地说话，她们的话幽幽的，飘飘缈缈的，游丝一般的细微。她们讲一阵哭一阵，她们讲的声音是模糊而又轻微的，哭的声音更小。几乎是哽咽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在幽暗的光线里，像是两个幽暗的鬼魂。尽管如此，她们还是惊慌不安的，隔一阵，舅奶奶要去瞅一瞅，我弄不明白她们为啥如此胆怯。大杂院里的人讲话都是高喉大嗓、夹枪带棒的。坐了一阵，祖母要走了，她把装有我的衣服的包放下，说舅奶奶，猴儿就托付给你了，他不听话你就打，小孩子心疼不得的。祖母又拉着我，絮絮叨叨地讲要听舅奶奶的话，别惹舅奶奶生气等等，才依依不舍地站起来走了。舅奶奶送到门口就站住了，她的眼睛总是惊恐的，掩了门，又在门缝看了一会，才返身回来。

晚上，在幽暗的房间里，舅奶奶烧了一大盆热水要给我洗澡，我怎么也想不到洗澡这事，我的父亲在乡下的供销社做事，母亲又随着人们大炼钢铁去了，家里一大堆孩子，别说洗澡，连脸也是经常不洗的，身上的汗和泥结成了泥垢，摸着像摸洗衣板似的。我怕洗澡，舅奶奶温和地哄着我，说小孩子要讲卫生，要爱干净，要养成良好的习惯，舅奶奶的话真好听，她的话温柔、

纯正，软软的，柔柔的，就像一把毛刷在心里轻拂。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用这种语言讲话，这种语言把她和周围的人完全地隔离开来，使她变得陌生，变得神秘，变得像雾一样虚幻。一样难以捉摸而又十分想走进这种虚幻之中去。我知道她讲的是普通话是读小学之后的事，教我们的那个女教师声称她是用普通话来教学的，而她的普通话在我听来却十分难受，她讲得疙里疙瘩不说，还常常冒出许多方言，方言和普通话一揉和，怪话就出来了，就使人听了一身鸡皮疙瘩，比不说还难受。我是一进门就听见祖母和她讲话的声音的，我听着她的话，就像听山泉的流淌声一样清晰。

我知道，舅奶奶是北方人。至于是北方什么地方的人，祖母没说，我也不知道，其实，当时我对地名的概念是很模糊的，说了也白说。

舅奶奶为啥从遥远的北方到我们这个偏僻的地方来，对我来说一直是个谜。我只是模模糊糊、断断续续地听到大人们的一些话，知道舅奶奶是随舅爷爷一起来的，来的那天城门口聚集了许多人，有店员有学生，有政府官员，也有打了赤脚的农民，他们举着小小的三角旗，口里喊着欢迎之类的口号。城门口洞开，奶奶说城门是经常关着的，我们这地方闹土匪。洞开的城门上高悬着大幅标语，祖母说那斗大的字是周先生写的，周先生字极好，远近有名，却不轻易写字，就是拿白花花的大洋也不写。写欢迎舅爷爷进城的标语，他却是写得极认真的，走三步，退三步，左端详、右端详，直到满意为止。据说那字当晚就被人揭去了，有收藏爱好的人雇人下的手。鞭炮不停地炸着，浓浓的硝烟味就像刚和土匪打了一仗。舅爷爷骑着高头大马，马头上挂着硕大的绣球，舅爷爷身上也挂着脸盆大的绣球，他穿着草绿色毛呢的军服，衣服笔挺，脚上是一双铮亮的马靴，夕阳在上面闪烁着金色的碎花，舅爷爷气宇轩昂，神气活现，方正的、英俊的脸上是一

脸掩饰不住的得意神气。他没有理由不神气，打了八年的仗收复了国土，英雄美女相伴，各方欢迎、欢呼雷鸣，人生得意也不过如此。舅奶奶紧随其后骑在一匹雪青马上，舅奶奶本来是要坐轿子进城的，高兴得忘了形的国军团长大手一劈豪气万丈，骑马、骑马，哪有打了胜仗缩在轿子里的道理，让大家也见识见识啥叫英雄，啥叫美人。舅奶奶那天穿的是一身红色的旗袍，她是个温和平淡的人，喜素色而厌浮华。舅爷爷出奇地武断，穿红色的、喜气洋洋、热热闹闹、大大方方。穿着大红旗袍的舅奶奶果然就如一簇随风移动的火焰，灼灼燃烧，把她秀气的脸庞映衬得无比娇丽。当县长在城门口把一大碗酒双手捧给国军团长的时候，舅爷爷神采飞扬，将酒递给身后的娇艳的女人，舅奶奶娇嗔地看了他一眼，说鹏程，你今天为啥这样，你知道我是不喝酒的。舅奶奶的话听得县长和周围的人耳朵一愣，这女人是外省人呀。我们这地方很小，山却很大，走出去的人极少，县长是有些见识的。县长知道这女人的普通话是极纯正极地道的。县长说鹏程兄，嫂子是北方人？国军团长傲气地说打遍大半个中国，得了美女一个。说完将酒从舅奶奶手里接过来，一仰头，咕咚、咕咚猛喝一气，顷刻间碗已见底。舅爷爷将碗旋转一圈，将碗奉还县长，县长看得目瞪口呆，连连叹息，英雄美人，英雄美人呐……

这幅场景是我根据祖母和其它亲戚的叙述在我学习写作后而描述的，其实，在我到舅奶奶家之前，舅爷爷已经死了。我见到的舅爷爷和祖母、亲戚们描述的完全不一样，我见到的舅爷爷是一个腰杆佝偻得像只虾米，头发蓬乱得像堆乱草的人。他那时有多少岁我是不知道的，只知道他满脸皱纹，双颊塌陷，缺牙少齿的嘴里不断地蠕动，眼角堆满眼屎，他的眼睛特别吓人，红红的，细细的，眼角溃烂，红翻翻的，小城人把这种眼睛称为红线锁眼边，眼里经常流泪。他穿的衣服又多又烂，长一截短一截搞不清哪是里哪是外，裤子只到膝盖边，裸露的脚踝上青筋暴露，

一疙瘩一疙瘩的吓人，脚上的鞋子是一双辨不出颜色的胶鞋，鞋面坏了，他用胶线把鞋面子连同脚背绑在一起，倒也牢靠。他是靠卖烧炭泥巴为生的。我们这个地方烧的是煤末，细砂样的煤末要用粘性很强的白泥巴搅拌粘和，才能成块成团。卖烧炭泥巴是很下贱的活，价钱极贱，一挑烧炭泥巴也就是一两角钱，那泥很白很粘，糊在身上白花花的，这就使舅爷爷漆黑的衣服变成迷彩服了，很有些现代派的风味，这使人心酸的现代派常使我的祖母心酸流泪，他是祖母唯一的亲弟弟，祖母在帮他洗衣服时一边叹息一边咒骂，她咒骂的是那个艳丽之极风光之极而又沉沦的舅奶奶。她骂的时候舅爷爷阴沉着脸不讲话，直到骂得太不堪入耳时舅爷爷才低吼一声，说是我要离的，姐你就不要乱骂了。他们之间到底是谁提出离婚的我不得而知，但我知道舅爷爷直到死都栖息在城门洞里，那时小城的城墙还没拆除，城门洞是叫化子栖息的地方。

## 二

在小城的街头上，竖有一块报栏，上面贴着不多几张报纸，报栏前是清寂的地方，很少有人光顾。小城人多不识字，又多为生活所累，看书看报是种奢侈。但我却常常看见一个人在报栏前反反复复地看报纸，这人穿着的破烂和肮脏是不用说了，他眼睛极度近视，看报纸时脸几乎是贴近报纸的，有时还要用手指撑着眼皮，那动作是很滑稽很好笑的。他看时摇头晃脑、嘴里喃喃有声，声音却含混不清，他的身边放着一挑白泥巴，这就是我的舅爷爷。一天祖母牵着我的手走过报栏，祖母急匆匆走过去，猛地扯了一下舅爷爷的下襟，鹏程，你又在看了，再说你也不听。舅爷爷惊得浑身哆嗦，回过头见是祖母，说姐你干啥？祖母说走，回家，舅爷爷极不情愿，让我看完这一段吧，祖母把他推开，将挑烧炭泥巴的扁担放在他肩上，径自走了。他才极不情愿地



走开。

回到家，祖母叫我去街上的馆子里买碗酸辣面，那年头能吃上面条是奢侈的，我去抬了碗面，在路上，我被酸辣面热腾腾、香喷喷的气味所吸引，肚里叽叽咕咕叫起来，让我清口水直淌。我忍不住喝了一口汤，我知道舅爷爷是极饿极饿的。我对自己说只喝一口汤，绝不喝第二口，谁知喝了那口汤后，我的肚子更饿了，清口水不断线地淌出来，我对自己说就喝一口汤，绝不喝第二口。谁知我竟连面条也喝了进去。这一来，我的肠胃就痉挛起来，又饿又馋又疼，简直就在不经意间，我已经将面条吃了小半碗，最后一口面条是我硬从嘴里扯出来的。我看着蚀进去小半截的碗，惊恐不已，严厉的祖母是不会放过我的，她那条用来裁衣服竹尺，不知抽过我多少次。

我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，我孤独无助地蹲在街角偷偷哭泣。正当这时，一个背着一大捆草席的女人从我身边经过，草席太重，像座山一样地压在她身上，她佝偻着腰，憋得脸都青了。这座草席的山从我面前经过后又移回来，她说你是小猴子吧？我惊慌不已，我眼前这个又瘦又脏的女人竟讲普通话。她默默地看了我一阵，幽幽叹了口气，在我手里塞了一角钱，说你把它吃了吧，重新再去买一碗，说完，那沉沉的小山又缓缓移动开了。

当祖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，祖母抬起那碗热腾腾的面条就要泼，嘴里说肯定是那贱人，全城人没有哪个讲那种屁话。她还不好意思拿钱给你。舅爷爷突然蹿起，他身手异常的矫健，和他那佝偻、猥琐的样子极不相称，舅爷爷从祖母手里抢过那碗面，抓起筷子就飞快地将面条吞下肚。那速度之快，说风卷残云一点不过。一碗面条下肚，他辣得额上的汗一串串滚下来，嘴里咝咝地哈气。祖母摇着头，说不争气的东西，你看你这德行，跟下三滥有啥区别。舅爷爷傻笑着，揉着他那红线锁眼边的烂眼睛，说吃也吃了，喝也喝了，再有一副眼镜就好了。祖母气得给他一巴

掌，烂崽，还提眼镜的事。叫你不要看报纸你偏不听，你要死在报纸上。祖母的话不幸而言中，舅爷爷后来果然死在报纸上。

舅爷爷爱看报纸，爱看书，书是没得看的，他当时住在一间堆杂物的偏厦里，后来因为看报纸而被批斗，连那间偏厦也被没收了。他就和一流浪的人住在城门洞里。他看报纸迟早要出事的，他站在报栏前是一道肮脏的风景，全城人从报栏前匆匆而过，没谁去看报纸，而一个衣裳褴褛、蓬头垢面、一身酸臭的人站在那里看报，本身就极不协调，本身就是一个讽刺。更主要的，他看报纸有个坏习惯，一边看嘴里一边叽哩咕咚的，尽管讲得极小声，尽管讲得含含糊糊，不明不白，但听着却更像咒语，更像在宣泄什么。居委会的一个戴眼镜的瘦子，过去在旧县政府当过文书的，表现出极大的政治热情，去检举他说他边看报纸边说些反动的话。他说得有根有据的。这在当时是不能容忍的事，他很快就被批斗，尽管人们不知道他到底叽叽咕咕地讲些啥，但他是国民党的团长，对这样的人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所以居委会对他进行了连续三天三夜的批斗。那个旧政府的伪文书甚至当众打了他几个嘴巴，甚至提出要将他送去劳改，但上面了解到他就一个人，浑身是病，半死不活，弄进监狱倒是负担，就拒绝关他。他倒是强烈要求过进班房的，他听人说在班房里能吃得饱，他越是要求人家越是不要，将他的偏厦没收了，让他接受群众监督改造。

舅爷爷挑烧炭泥巴是极苦的，又挣不到钱，很多时候他都是饥一顿饱一顿的，如果不是我的祖母经常接济他，恐怕他早就饿死了。祖母不时让我去找他，叫他到家里吃一顿饭，那时粮食是限量供应的，粗粮多细粮少，尽管如此，仍然填不饱肚子。祖母最爱去买一种用麦麸子和少许的面做的干壳饼，那饼又干又硬可以做凶器砸死人的。每次来了，舅爷爷鼓起腮帮快速地嚼，咽得眼睛鼓了起来，一个接一个的不断地打嗝，连喝点水他都不肯，

祖母心疼地看着他叹着气，眼里含着泪，祖母忘不了咒骂那个从北方来的妖精，骂她薄情寡义，骂她这样那样，舅爷爷也不解释，实在骂得狠了，他才愤愤地顿一下装着凉水的粗碗，姐，你再这样我就不来了。走，你走，我怕是吃饱了撑的，省嘴落牙给你吃，你不领情。倒是那个贱人，妖精，你还忘不了。说着撩起衣襟擦泪。话虽这样说，过不了几天，她又会念叨起来，小猴子，你这没良心的，你去看看那贼杀的在哪里，叫他来撑肚子。

就是这样一个舅爷爷，有一次他把我叫到他的偏厦里，那猪窝似的偏厦又臭又脏，各种说不出的味窒息得我喘不过气来，他在他的床下摸索了半天，找出一样用布包着的东西，他说给你舅奶奶送去，她住在顺城街西边的大杂院里，记住，门牌是97号，你只要问讲普通话的人，人家就知道是她。我摸着那用橡皮筋扎得紧紧的布包，布包不大，里面的东西硬硬的，我好奇，说舅爷爷，我可以打开看吗？舅爷爷说乖孙子，你不要打开了，里面是一块香皂，一盒雪花膏。记住，你告诉你舅奶奶，说要活得漂亮，活得体面，活得尊严，叫她经常擦，没有了，我又买。看着我茫然的眼睛，舅爷爷叹口气说我孙子小，不懂这些话的，你啥也不说，交给她就是了。

回到家，我将东西交给祖母，让祖母带我去找舅奶奶。我其实是不该将东西交给祖母的，祖母恨舅奶奶在关键时候和舅爷爷离了婚，害舅爷爷孤魂野鬼、叫化子一样活着，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。但我那时实在太小，我不知道大人的恩怨，更主要是找不到舅奶奶住的地方。祖母接过那小小的布包脸色霎时变了，她连打也没打开就知道里面是啥东西，她恨恨地骂道，烂崽、烂崽，不成器不长性的烂崽呀，饭都吃不饱衣都穿不上他还想着那妖精呀，他还要打扮她，还要叫她香喷喷地去勾引人？祖母骂人最爱使用的是烂崽这个词，小城骂人的语言丰富得连骂几天都不会重复，但这个小城最出名的私塾先生，民国县志撰写人的女儿最愤

怒时也只是使用有限的几个词汇，祖母用她的小脚狠狠地跺着硬硬的东西，祖母的脚跺疼了才将那小小的布包捡来丢在墙角里。最后，祖母严厉地叮嘱我，记住，烂崽问你东西时，你就说送去了，说错了小心竹尺。我心里后悔得不行，我觉得对不起舅爷爷，他交东西给我时千叮嘱万叮嘱，红红的红线锁眼边里的小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，里面藏着多少希冀多少盼望多少深情。

我的祖母原谅我的舅奶奶是因为舅爷爷的死，舅爷爷是在一个深秋的夜晚死的。我们这里是高寒山区，小城四周群山环绕，空阔的高原坝子里寒风肆虐，才到初秋青石板上就铺满了厚厚的白霜，人们蜷缩着身子在青石板街道上蹒跚而行。到深秋时就非常非常的冷了，没有火炉人们是待不住的。舅爷爷和几个无家可归的人栖息在城门洞里，城门洞里有一个侧洞，他们在里面堆满了烂草，再厚的烂草也抵挡不住长驱而入的寒风，舅爷爷就是在这样一个严霜遍布的早晨死的。

祖母听到报信后赶到城门洞，她没想到舅奶奶却先她来了一步，舅奶奶跪在舅爷爷身边失声痛哭，她哭得气绝声咽，哭得凄凉哀痛，她一边哀哀而哭一边还用她的北方普通话诉说着什么。祖母是个刚强的人，祖母顿着她的小脚说哭啥哭啥，这时有啥好哭的，人死灯灭，恩绝情断，烂崽走了好，走了好，活着也是受罪，早死早超生。祖母叫了两个人来，她让他们给舅爷爷穿衣服，衣服是随身带来的，她说天寒地冻的，鹏程、鹏程，你这烂崽哟，不听姐的话，偏要去从军，从军也罢了，偏要当个烂团长，你是自取的哟。穿上衣服，姐送你上路吧。祖母说着眼泪也流下来了。她让人给舅爷爷穿好衣服，将他抬去埋了。

正当那两人一人抬头，一人抬脚地要将舅爷爷抬去软埋的时候，舅奶奶突然从地上跳起来，她紧紧地抱着舅爷爷僵硬的身子，她哭着说姐，不能呀，不能让鹏程这样上路，祖母说不要装模作样了，不这样还能咋样？你关心他，你还会和他离婚。舅奶

奶哭得更伤心，是死鬼逼我离的，他说让我重新找一个，日子好过点。姐，我指天为誓，我说假话让我不得好死。姐，除了鹏程，我还会找谁呢？我从万里远的地方来这里，山重水复孤魂野鬼，我为啥呀。舅奶奶哭得说不下去，几乎晕倒了。祖母听得心里一软，眼泪刷地流下，她说不软埋咋办呢，他……祖母想说的是舅爷爷的身份。同时也想说的是现在穷得片瓦没有了，拿啥来安葬呢？

舅爷爷是被舅奶奶深夜弄回到她的小屋里的，为了不让人知道，她一个人硬是将舅爷爷背了回去。我不知道在那年的那个寒冷的夜晚，舅奶奶是如何将这具又冷又硬的尸体背回去的，这个瘦弱、单薄、像纸片一样轻飘飘的女人，以什么样的毅力以什么样的意念，竟然将这具尸体背回去了。我后来听她说她背的时候死沉死沉，她背的时候他的脚拖在地上，拖得又冷又硬的路面咚咚响，她心疼得叫起来，她怕拖伤他的脚，她听到了他喊疼的声音，真的，她确实是听到了的。但他僵硬的脚不会弯，她只得使劲地往上伸，这样的姿势压得她几乎匍伏在地下。她累得一身湿透，手和脚酸疼得不行，她还在青石路上摔了一跤，她听到了舅爷爷哎哟的疼痛声，摔倒的时候她努力地朝前倾，想使尸体压在她身上，但尸体还是摔到路面上去了。她急得叫起来，她把他抱在怀里，小心地摸着他的膝盖，连连地说疼吗？疼吗？鹏程，你忍一忍，都怪我，都怪我。她边摸边流眼泪，最后，总算弄回了她的屋里。

那几天，她的小屋紧闭，人们都不知道她在干什么。那几天，天气是很冷很冷的，她却觉得还冷得不够。她将舅爷爷放在床上，她烧了水，将舅爷爷浑身上下洗得干干净净。她说鹏程，你一生爱干净，一生要体面，我要让你干净、体面地上路呀。她动手为舅爷爷理了发，剃了胡须。这样，虽然舅爷爷的脸还是那样布满皱纹、塌陷、红线锁眼边，但总要清爽、体面了许多。她

连夜连晚地做了一套新衣服，给舅爷爷穿上后，她就在他身边躺下。

如果不是祖母来，不知道舅奶奶要怎么办。祖母是挟着寒风披着白霜来的，来的时候自然是深夜。祖母生气，祖母说淑娴，你要干啥？人死灯灭，入土为安，你这样是不行的。赶快埋了，要不然被人发现就麻烦了。舅奶奶身子一软，在祖母身边倒下，祖母抚着她的头，淑娴，我明白你的心了，姐错怪了你，但千疼万疼，终有一别。快将鹏程埋了，不然他不安呀。

深更半夜，连夜连晚，祖母和舅奶奶请了乡下的亲戚，悄悄将舅爷爷弄到离城很远的乡下，舅奶奶倾其所有，给舅爷爷买了一具薄皮棺材，当舅奶奶在身上翻了又翻，拿出一迭藏在内衣里的钱，当祖母看着舅奶奶将缝在内衣里的口袋上的线头咬断，手里拿着那沓湿润、温热的钱时，祖母又哭了，祖母哽咽着说，淑娴，这是你的养命钱呀，你留着，钱我来凑。舅奶奶坚决地说姐，我跟鹏程半辈子，他辉煌一生，潦倒一生，落魄一生，我难过呀。这钱，用在他身上，值。想到舅爷爷坎坷、潦倒的一生，想到她们的遭遇，两个女人抱着头，失声痛苦，哭得周围的人心里发憷，大家都有无尽的心事，无尽的伤心，大家都流下了伤感的泪。一时间，墓地上哭声阵阵，哀号连连，天地动容，阴风劲吹。

想不到，在入殓时，祖母和舅奶奶又争执起来了。两个女人脸红脖子，怒目相向，谁也不让谁。舅奶奶在舅爷爷已经入棺装殓好时，突然拿出一副崭新的眼镜，眼镜盒是镀铬的，寒凉中闪着灼灼的光，像舅爷爷曾经佩戴过的宝剑上的光芒。舅奶奶轻轻地把眼镜盒放在舅爷爷的头边，说鹏程，我给你配好眼镜了，这是我打了半年草席赚的钱呢。是请光明眼镜店的孙师傅配的呢。戴上它，你以后就看得清报纸了。她刚说完，祖母一下就发作了，她把眼镜一把抢在手，说淑娴你蠢呀，鹏程就是看报纸出事

的。他咋能再这样，你还给他配眼镜，你是害他呀。舅奶奶紧紧抓住祖母的手不放，她知道祖母暴躁，她怕祖母将眼镜摔掉，舅奶奶说姐，你让他戴上眼镜走吧，或许那边是可以看书看报的，鹏程看报成癖，没有眼镜咋看呀，你看他那眼睛，啥样了？你忍心让他凑近报纸去看呀。祖母依然不放手，祖母说这边都是这样，那边难说也是这样，你让他安生点，平平稳稳过日子。在这边还有你我照应，到那边谁管他呀。祖母这样一说，舅奶奶的手就松了，祖母将眼镜狠狠地摔在石头上，眼镜立即成了碎片，那无数的碎片像无数的泪滴，在枯草和泥土中无声地哭泣。

### 三

舅奶奶一生无子女，也不知道是谁的问题，我曾在一次睡醒过后听到祖母问舅奶奶，舅奶奶一脸羞怯，低垂着头，说他们原来是有个儿子的，在战场上丢失了找也找不到，以后舅爷爷在渡江和日本人作战时，和士兵一起下水去搭浮桥，天气太冷，冻成了冰棍，以后就再也不行了。没有子女的舅奶奶非常孤独，她特别喜欢小孩子，在她居住的那个杂院里，有许多泥猴样的脏孩子，杂院里的人家多数是拉手推车的，当搬运工的，靠打草席纺羊毛为生的，他们成天忙于生计，根本没有时间照管孩子。每个孩子都是蓬头垢面，脏兮兮的，他们流着清鼻涕，脸上的污垢像鳞甲，脚上穿着前面露脚趾后面露脚跟的鞋，有的根本就不穿鞋。他们的父母成天在外面讨生活，根本无暇管他们，像放猫放狗样任其活着完事。舅奶奶心疼他们，她打来清水，一个地给他们洗脸，满满一盆水顷刻就成污泥了。舅奶奶又换了一盆水，再给他们洗，那时很忙，很多大人都到外面去忙跃进了，这些孩子一到天黑，就像无巢可归的麻雀一样蹲在屋檐下，大人们怕他们玩火，怕偷盗，都把孩子关在门外，看着这些在黑暗的夜里又冷又怕的小家伙，舅奶奶心疼不已，她把他們叫进家里，

让他们坐在火塘边，屋里的煤油灯昏暗地跳着，火塘里的火苗断断续续地蹿出来，一切都显得温馨和宁静。舅奶奶看着这些孩子，心情很复杂，她有酸楚，有疼痛，有难以言喻的疮疤，她时而摸摸这个的脸，时而摸摸那个的头，无比怜爱的样子。小孩子的家长们陆续回来了，他们来到舅奶奶的小屋里领回自己的孩子，有的已经睡着了，他们抱着、牵着，说一些感激之类的话。但也有一家不领情，那就是居民委员黄湘云，她每次见到她的小女儿到舅奶奶家，都要硬生生地将她扯出来，嘴里说些难听的话。小女儿不愿走，哭着喊着，她就给她屁股上几巴掌，打得舅奶奶又心疼又尴尬。以后小姑娘来，舅奶奶要她也不是，不要她也不是，弄得舅奶奶比小姑娘更伤心。

舅爷爷和舅奶奶离婚的理由很简单，他一是觉得自己成份太高，给舅奶奶带来许多灾难，二是想让她重新找一个可靠的人结婚，生个一男半女，晚年有个依托，他责怪自己当初不该把如花似玉的女人带到天遥地远的云南，他知道舅奶奶内心的孤独、寂寞和无奈。他的这个好心却难以实现，舅奶奶离了婚并不等于她的身份已经改变，她仍然是旧军官的离异太太，这个身份在那个年代是无法被人忘却的。舅奶奶找不到合适的人，打她主意的人倒是不少，其中在居委会当文书的那个瘦子是最主动最无聊的。瘦子曾在国民党时的县政府当过文书，解放后就被清除赋闲了。这人很会钻营，当时有文化的人极少，他就积极地去写标语，写材料，办黑板报，参加普查人口，由于他没黑没白地干，又擅长投机钻营，就被缺人的居委会主任看中，让他当了个文书。他后来因为揭发舅爷爷和其它人有功，竟被选为居委会副主任。瘦子是目睹过舅奶奶风采的人，当年在城门口欢迎抗日英雄朱鹏程的时候，他就被这个风采照人、气韵不凡，讲一口纯正普通话的女人所折服，他曾发誓要找就找这样的女人，也就不枉度一生。这个情结一直折磨着他，他为实现这个愿望简直到了疯狂的程度。



舅奶奶那时也就是 30 岁左右的样子，她的身材依旧婀娜，她的容貌依旧娇好，尤其是她小巧笔挺的鼻子和那双似梦非梦、似幻非幻的眼睛，那双眼睛水汪汪地掩映在厚厚的睫毛里，像深秋的深潭，叫人魂魄俱飞，尽管舅奶奶已经沦落成一个靠打草席为生的女人，尽管舅奶奶的纤巧细嫩的手掌已经被草绳搓得像树皮一样粗糙，尽管舅奶奶穿着宽大深黑的对襟衣和大杂院里的妇人没有区别，但仍然掩盖不了她的神采、风韵，她的神采、风韵总是不经意地从宽大的对襟衣服里溢出来，一举手，一投足、一颦一笑，都是别具一格的。舅爷爷死后，瘦子寻找机会经常来纠缠舅奶奶，他是有家室的，他的老婆是个粗壮而凶悍的女人，瘦子则双颊瘦削，眼眶深陷，黄牙暴露，看着就恶心。

瘦子经常以发通知，登记这登记那为借口来找舅奶奶，那时十室九空，大杂院里的人多出去搞大跃进了，舅奶奶孤身一人，又疾病缠身，就没去。瘦子说这是他跟居委会主任讲了照顾她的。舅奶奶不敢得罪他，尽管她从心里恨死了他，但只得尽量装出客气的样子接待他，那天大杂院里没人，瘦子瞅准机会来了，他给舅奶奶带来了小半口袋白面和一封红糖沙糕，他知道这个女人是北方人，嗜面如命，恐怕许多日子没见过了。事实确是这样，那年头连包谷和洋芋都吃不饱，谁敢奢望白面呢？我就吃过祖母用包谷皮皮做的“炒面”，包谷皮皮以前是喂猪或喂鸡的，吃在脖嗓眼是卡的，咽不下去。但我却吃得津津有味，尽管噎得眼睛翻白。舅奶奶看到那袋灰面眼里的火星跳了一下，随即暗淡了，她知道瘦子的用心。瘦子是捕捉到这瞬间的变化的，他说淑娴，你放心吃，我现在在保管粮食，吃完了我又给你弄。说完他又拆开红糖沙糕，这种粗劣的糕点现在没有人吃了，但在当时是极珍贵的。舅奶奶不自主地咽了口清口水，还是忍住不去看，瘦子凑过来，他把沙糕放在舅奶奶的手里，舅奶奶接过，觉得不能拂了人家的好意，她是个善良的人。她刚把沙糕放进嘴里时，